



•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欧洲哲学史教程

主编 于凤梧 王宏文 叶立煊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高 等 学 校 文 科 教 材 ·

欧 洲 哲 学 史 教 程

主 编 于凤梧 王宏文 叶立煊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1989年·福州

欧洲哲学史教程

于凤梧 王宏文 叶立煊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得贵巷27号)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1.625印张 2 插页 521千字

1989年12月第2版

1989年9月第5次印刷

印数：42531—54530

ISBN 7-211-01381-8

B·31 定价：6.5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哲学	(14)
第一节 古希腊早期哲学	(18)
第二节 古希腊中期哲学	(50)
第三节 古希腊晚期哲学	(118)
第四节 古罗马时期哲学	(133)
第二章 中世纪经院哲学	(151)
第一节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演变	(152)
第二节 教父学及其主要代表奥古斯丁	(156)
第三节 经院哲学的先驱	(163)
第四节 经院哲学的产生及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	(171)
第五节 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托马斯·阿奎那	(180)
第六节 英国唯名论和异端异教哲学	(192)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208)
第一节 人文主义思潮	(209)
第二节 新的宗教哲学	(217)
第三节 自然哲学	(226)
第四章 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	(247)
第一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创立——培根哲学	

(252)
第二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霍布斯哲学(266)
第三节 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系统化——洛克哲学(281)
第四节 经验论哲学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转化——贝克莱哲学(314)
第五节 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的终结——休谟哲学(331)
第五章 近代欧洲大陆各国的唯理论哲学(349)
第一节 笛卡尔的二元论及其唯心的唯理论(350)
第二节 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及其唯物的唯理论(369)
第三节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及其唯心的唯理论(386)
第六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403)
第一节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先驱者的哲学(407)
第二节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和社会政治哲学(423)
第三节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459)
第七章 德国古典哲学(507)
第一节 康德哲学(511)
第二节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551)
第三节 黑格尔哲学(580)
第四节 费尔巴哈哲学(632)
后记(688)

绪 论

哲学史是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欧洲哲学史”是研究西欧地区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科学。

如何规定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欧洲哲学史？怎样去研究它？这些都是学习这门学科时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欧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

哲学史既然是研究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因此合乎逻辑的是，应首先以确定哲学的研究对象为前提。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的定义与界说也多种多样，互相歧异。最初，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即“爱智之学”，它包括一切知识领域；那时还没有哲学与科学之分，哲学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的总汇。随后，由于认识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一些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的领域不断缩小，性质也不断改变。直至今日，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什么是哲学仍然有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看法。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及其研究对象，近年来也展开热烈的争辩，并无统一定见。这些都为我们规定哲学史的对象带来特殊的困难。

鉴于上述种种复杂情况，我们认为，规定哲学史的对象至少应遵循如下两条原则：一是从当代的理论思维出发，认识哲学的

性质，并从当代人理论思维的高度回顾哲学的历史发展；二是在纷繁的历史现象和演变过程中，抓住属于哲学共性的东西。

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人们关于世界观的一种理论体系；它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其他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还是那些交叉科学、边缘科学，都以世界的某一领域为对象，揭示其中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揭示世界整体的一般规律。人们所以要揭示世界整体的一般规律，乃是为了使这种揭示转而成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与原则，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人从外在世界（自然、社会）的束缚下逐步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因此可以说，一部哲学史是人类对整个世界一般规律以及如何认识这种规律的认识发展史；同时也表现为不断追求真理，使人摆脱外在束缚，争取人自身的自由与幸福的历史。

哲学思想的历史进程之所以是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第一，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人们要探求世界的本质，寻求认识世界的途径与方法，不仅需要认识客体，也需要认识主体，更需要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但无论客体还是主体都极其复杂，它们是由诸多方面或环节所构成的；人们既不可能一次把握到所有方面，也不可能一下子对其辩证关系认识无遗；而且客观世界和主体的认识活动自身的发展是无限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永无止境。因此，认识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前进过程。第二，哲学所揭示的是整个世界（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对一般规律的概括，有待于对特殊规律的研究，依赖于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而具体科学是随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一时期的哲学都概括了该时代的具体科学的成果，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而后起的哲学则在先前哲学

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和业已达到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前进：它们或者回答先前哲学提出的问题，或者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或者进一步探索尚未涉及的某些方面。这样，一部哲学史就表现为人们日益深入地认识世界的前进过程。第三，哲学认识世界是靠理论思维，凭借一定的概念、范畴实现的。哲学史作为认识史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不仅体现人类认识的发展程度，而且都有相应的特定范畴体现这种发展。而范畴是认识成果的高度概括，这种概括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抽象过程才能完成。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化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因而由一系列范畴体现的哲学思想也就必然表现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哲学史作为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它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也是由矛盾双方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也就没有哲学史。这一矛盾在哲学史上的特殊表现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一。纵观一部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原则是正确的，但某一具体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某种缺陷和认识上的失足，又往往为向唯心主义的转化提供了思想契机；而后起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在同唯心主义的辩难过程中，克服先前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才能坚持唯物主义，促进认识的发展。同样，某一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与唯物主义哲学辩难过程中，也往往探讨了唯物主义哲学尚未涉及的方面，或者吸取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某些成果，或者提出了某些新课题促使唯物主义回答。这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又存在相同的一面。哲学认识正是在这种对立同一的矛盾运动中迂回、曲折地发展的。而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往往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因此，只有把哲学史了解为认识发展史，才能正确地说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同样，也只有把哲学史看成是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既斗争又同一的历史，才能把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生动地展示出来，使哲学史成为科学。

当然，这种认识的前进运动，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纯思维领域里单独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伴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的。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也会给认识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探求认识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要防止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变成粗陋的经济决定论。此外，还应看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它并不能容纳所有哲学课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矛盾，但不是哲学史的全部内容。而且人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认识，也和对其他问题的认识一样，经历着一个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开始时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后来虽然逐渐将二者区别开来，但也还常有混淆不清的情况。恩格斯指出，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到近代西方哲学才被清楚地提出来，获得它的完全意义。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在此之前就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了，也不等于说研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不重要了；而是要使人们注意到哲学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出实事求是的阐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

二、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目的

学习哲学史，尤其是欧洲哲学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 这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学习以往的哲学”亦即哲学史，是发展、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形成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条件。因为哲学史既然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其中便凝结了世世代代人们理论思维的经验与教训。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长途中，总是一方面取得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获得了某些教训。就是说，在哲学史中满贮着人类的无穷智慧。而欧洲哲学史则是人类智慧太空中一座巨大的星系，具有高度发展的理论思维成果。其中不仅包藏了光辉灿烂的古代西方文化，而且自产生之日起便为人类逐步提供了各种内容迥异、特点鲜明的哲学，亦即典型的、成熟了的理论思维形态。因此，学习欧洲哲学史，汲取前人的智慧成果，可以提高、锻炼理论思维能力，使人变得更聪明起来，有助于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形成与巩固。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无疑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部欧洲哲学史表明，“理性”与“自由”、“科学”与“人”是它一向关注的主题，也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优良传统。欧洲最早一批哲学家，同时就是那时的自然科学家，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465页。

哲学称作“自然哲学”。自泰勒斯起，一开始他们就把自然当作哲学的研究对象，并坚持以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其后，随着认识的深化，注重理性，从逻辑思维上把握世界的传统便逐步树立起来，并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日益得到巩固与加强。近世以来，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中世纪的宗教迷信和蒙昧主义的斗争中，更是弘扬理性，把阐明知识的构成，提供认识世界的途径与方法，作为自己的首要内容，涌现了象培根、笛卡尔、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一批著名哲学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诸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关于人的学说，也成了欧洲哲学史上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自古希腊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名言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世纪用人的眼光考察国家政治问题、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颂扬“天赋人权”与个性解放和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启蒙主义精神的理论升华，每一次哲学变革无一不表现出关心人，重视人的价值，为人的自由与幸福而奋斗的高亢精神。而自由与理性、科学与民主，这是使人摆脱贫外在束缚（自然的与社会的），从“必然王国”引向“自由王国”，将社会推向前进的两只历史车轮；欧洲社会的历史进步和繁荣发展同这两只车轮的有效运转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欧洲哲学史，辨明蕴含于其中的这一优秀思想传统，可以增强人们的历史感、时代感、责任感和哲学的使命感，这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精神，是有历史借鉴作用的。

欧洲哲学史还表明，在历次社会大变革时期，哲学总是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它为新旧制度的更替在思想上起着除旧迎新的开拓作用。而新兴的哲学是在不断破除旧的传统哲学的束缚过程中，艰难而又顽强地为自身开辟前进道路的。在欧洲，正如恩格

斯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社会变革过程中，资产阶级曾发动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反封建起义。这就是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而在每一次起义之前，社会上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大批新的哲学流派的诞生为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作了思想先导，对变革洪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今的世界，“改革”大潮正席卷全球，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国也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关键时期。鉴往知今，学习欧洲哲学史，认识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适应“改革”、“开放”要求，进行哲学改革，也将有启迪意义。

学习欧洲哲学史，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是，它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从空地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历史上哲学思想的一切优秀成果的批判总结，是欧洲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因此，学习哲学史，研究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在哲学上实现伟大变革的实质。而通过剖析以往哲学在认识进程中所达到的成就和缺陷，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哲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它必须从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潮中不断汲取养料，更新自身的内容；否则，将丧失其生命力，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这一历史事实启示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发展、创新不仅是哲学史的发展轨迹，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

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①。学习欧洲哲学史，认识到哲学的生命力在于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发展，这对于克服教条主义，创造性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有帮助的。

哲学史上，任何一种哲学学派都有它的思想渊源，每一种重要流派对后世都会产生一定影响。经验证明，哲学思想发展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往往出现惊人的前后相似之处。现代西方哲学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概括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潮的成果，它同时也和历史上存在的这种或那种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学习欧洲哲学史，熟悉各种哲学流派的历史形态，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文化，这对于正确地批判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汲取其中的某些符合科学内容的合理成果，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欧洲哲学史又是一部内藏丰富哲学遗产的巨大思想宝库。学习、研究欧洲哲学史的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批判地继承过去的优秀哲学遗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我们讲继承，当然要坚持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的优秀传统，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也要研究和汲取唯心主义哲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唯心主义哲学不能只是单纯地批判和简单否定，那种认定只有唯物主义才是好的，值得继承，而一切唯心主义都是坏的，必须抛弃的简单化做法是不正确的。列宁曾经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②在这一意义上，批判地继承哲学遗产，

①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5页。

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学习与研究欧洲哲学史，不是为沉湎历史往事而迷古恋旧，也不是要把人引向脱离现实的“故纸堆”中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思想养料和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指导。

三、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要学好欧洲哲学史，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研究欧洲哲学史的科学方法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也就为全部历史科学，其中包括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欧洲哲学史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在阶级社会里，作为一定阶级世界观理论表现的哲学则总是和阶级斗争相联系，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研究欧洲哲学史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每一哲学体系产生的客观原因、理论实质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根据这一分析作出正确的评价。当然，所谓阶级分析方法，绝不等于简单化地给历史上的哲学体系贴上阶级标签，也不是把所有哲学思想的每一具体内容都直接地、简单化地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用阶级矛盾说明一切大小问题。事实上，构成一种哲学体系具体内容的因素十分复杂，阶级矛盾一般只决定一种哲学思想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但不能代替理论思维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那种粗鄙的直线式的贴阶级标签的方法毫无

共同之处。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思想除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性影响外，它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受到哲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哲学发展的水平，随着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进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研究欧洲哲学史必须特别注意考察哲学思想同每一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在各个时代发展的状况和水平，不仅反映当时人们实践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也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的广度与深度。要学好哲学史，要深刻地阐明认识发展过程，揭示认识发展规律，离开对自然科学史的了解，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还应看到，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身的继承关系。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是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和认识成果为前提，把它们加以改造、发展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它只是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由于哲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弄清哲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更要注意考察哲学思想自身的内部联系和前后继承关系。事实上，每一时代哲学的具体形态和理论内容，不论它们反映的社会条件、阶级基础如何，大多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和前辈的思想资料有着内在联系，体现人类认识进程的一个阶段。我们如果忽视哲学发展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同样不能揭示认识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指出，哲学是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一种意识形式。它不仅受经济基础所决定，还和其他诸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如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发生关系。因此，正确的方法还要求

我们在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去研究欧洲哲学史。同时，也要估计到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学识素养和性格特征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黑格尔哲学的博大精深，富有历史感，和黑格尔的学识渊博有关；康德哲学的思想深邃，发人深省，和康德专注的治学精神有关；如此等等。

总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只有从时代的整体出发，结合各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科学而深刻地阐明一种哲学的内容。在欧洲哲学史研究中要切忌简单化，把一两条原则（即使是最重要的原则）当成包医百病的药方。否则，研究欧洲哲学史“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自然，所谓综合研究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罗列现象，而是要基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各种因素有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考察。综合研究和那种折中杂凑的形式主义、现象主义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在对欧洲哲学史进行综合的历史研究时，还要注意它和当代西方哲学的联系，考察它和当代人理论思维间的关系。人类的理论思维活动，从内容、结构到形式、方法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经历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日趋复杂的过程。古代人不可能具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提出当代人理论思维研究的课题。但是，那些在历史上深深留下足迹的哲学家，由于其思想的深邃、敏捷，常常触及到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共性问题，预示了当代人思维模式的某些雏型。我们如果能站在当代人理论思维的高度研究欧洲哲学史，就会更加清晰地认识以往哲学的内容，挖掘其意义，对之进行发人深省的评述。

哲学史所处理的题材，是历史上出现的众多的哲学体系。作为哲学体系，它们是过去了的，已经“终结”了。这就要求我们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须正确地对待历史上的哲学遗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思想，也是我们处理欧洲哲学遗产的指导方针。它的基本精神是：批判地继承，有区别地利用，科学地改造，以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目的。

为了正确地对待哲学遗产，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对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其具体要求与做法是：凭借充足的而不是片断的，确凿的而不是伪造的史料，根据当时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弄清每一种哲学体系的理论实质和具体内容，以作为进行正确判断与评价的客观依据。

在弄清每一种哲学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要区分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并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分精华与糟粕的主要标准是看它们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理论上有无贡献以及在认识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对于糟粕，我们要科学地进行批判，加以剔除；对于精华则要批判地继承，经过改造达到新的创造。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注意防止两种简单化倾向：一种是无区别地兼收并蓄、全盘西化的复古主义、崇洋主义倾向；一种是否定一切、抹杀一切的虚无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

对于历史上有理论建树和起过进步作用的哲学，要恰如其分地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它们的是非功过，要实事求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夸大。这里，也必须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适当美化古人，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古人，把以往的哲学叙述成现代的样式；一种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否认他们的历史功绩。列宁曾批判过这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他表示“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在他们名下”^①。另方面，他又谆谆告诫：“判断历史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